



观众真的是谢谢吉格尔和斯科特一家门。一窝诡异的蛋，一个从胸膛钻出来的玩意儿，一层褪掉的皮，一次只给一点，偏偏船员一个接一个狗带了。未见异形全貌，已晓自己终将小命不保；待见异形现身，坚硬外壳、锋利牙齿、口腔里伸出来的“不可描述”、强酸性的体液……吾辈火力不足的战斗五渣还能怎么办啊？打不过，逃呗！

与异形初次亲密接触，必须承认那副尊容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生理不适。但异形又的确是充满美感的，它兼具人类和机械的特征——融合暗黑哥特风与工业风，巧用精密、优雅的几何曲线，在形式上竭力凸显血肉之躯的“机器感”，以及冰冷死物的“生命感”。成年异形类昆虫的外结构、仿人类的直立态，以及兽类一般的尾巴，亦可被解读为“异类、自我和原始”的隐喻。而除了太空怪物快速进化所带来的极致颤栗，电影《异形》的恐怖美学还扎根于逼仄到引起幽闭恐惧症的飞船。愚蠢的人类误以为自己是食物链顶端的捕猎者，结果一步步沦落成脆弱的猎物。

“你们仍然不知道自己要对付

上图：
（左）抱脸寄生体。
（右）第一部遗留的巨大问号：坐在失事飞船中的外星人肩负着何等使命？

的是什么，是不是？完美的生物。”

“你崇拜它。”

“我崇拜它的纯粹。一个幸存者……不为意识、懊悔、虚幻的道德等任何东西蒙蔽。”

仿生人与船员的这段对话令观众过耳难忘。欲望得不到释放的仿生人崇拜异形，因为后者代表的恰恰是绝对意义上的生存意志。难道人类征服一切的脚步从不停滞？难道茫茫宇宙会没有高于人类的物种？电影抛出的问题唤醒了沉睡在我们心底的忧虑，继而掀起了一股影响深远的文化潮流。《异形》之后的许多科幻片纷纷效仿“太空卡车司机”理念的叙事，电子游戏领域的《魂斗罗》《银河战士》等也有很明显的“异”味——《黑暗之蛊》甚至特邀吉格尔设计图像。日漫方面则是“重灾区”，迷弟鸟山明连载《阿拉蕾》的时候就经常画异形来串场，到了《七龙珠》时代更是放卫星一样频频致敬；萩原一至笔下《BASTARD!! 暗黑破坏神》的本体巢穴，精细度能够媲美《异形》原作；伊藤润二的《鱼》，干脆直接挪用“抱脸寄生体”的创意……

希腊罗马神话的俯视

《异形》系列正传四部曲里，口碑最好的还是斯科特执导的第一部，也被拥趸奉为“正统”。据说那会儿福克斯日日烧钱喂养项目，非常不满斯科特精雕细琢的“慢字诀”，每天都忍不住夺命追魂叨叨，以至于斯科特在片场砸东西发泄情绪。“我理解他们担心进度，可我总要拍好啊！”

他老人家这一“拍好”，横跨近40载光阴。作为前传，2012年的《普罗米修斯》（Prometheus）、2017年的《异形：契约》（Alien: Covenant）愈显史诗气质，致力于解答第一部遗留的巨大问号：坐在失事飞船中的外星人肩负着何等使命？神秘的异形蛋从哪里来、到哪里去？

由此入手，《普罗米修斯》和《异形：契约》试图追溯异形的起源、人类的起源乃至人类的造物主的起源，谱写了一出恢弘瑰丽的创世神话。原来失事飞船中的外星人称为“工程师”，有时也被称为玛拉克克（Mala'kak）或“太空骑士”，身高至少两米，源自一种高度发达的